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

表

兩府待臯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
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臯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
邦弗效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
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
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
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卽臯爲宜唯並寘於嚴科乃
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二道 卷十六一

臣等言奉 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

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

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肝食之

勞生亟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

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

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

朝當卽法官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

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

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卷十六一 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

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

損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

臣列之靡遑伏帝闈而再扣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

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採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

七載於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

羣祀徧修恐狴狂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

此下尚有
第三表別
鈔補入

其服仍損內養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
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
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
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
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
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
濟豈容昏瞶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悃中謝伏
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

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
詎以萬機之事構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
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
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
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
以就醫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
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
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
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
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 手詔封還不
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 聖訓丁寧未蒙開
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悞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
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
重罹於疾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
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
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
以積痼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
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
下闕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
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封奏
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
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
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
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
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撓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

三國川文集卷六十一
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
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
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
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
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旣愆監近
司之或曠俯從控愬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
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尚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
難以養病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中謝臣叨被
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蒞穢之兼包湯聖日躋
顧卑凡而自絕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
年而寢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
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疾收還上宰之印章
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
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中謝恩憐實以抱疾
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

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瞶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為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憇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於為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痛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養拙以垂方重以瞶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太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祇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瘞官仰冀高明俯昭惻愍

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櫻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為總裁萬務任怨益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為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由昧冒而無慚其必顛隳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為之浸廢伏望 陛下昭其悃幅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仕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髮髯

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
姦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
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
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
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
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
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喪席未忘
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 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耄蠖蟻

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 中謝 臣聞周之

上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
之為貴其拘之為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
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
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 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
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
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飲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
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眾口而
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 陛下常垂聽納
此臣所以履歎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

攘未就平成之叙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為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 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 中謝 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汙近司慙愚弗逮

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瘳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為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隳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宮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

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
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
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為疾疾之所撻偷假便州必負
曠瘵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慚伏望 陛下本
末燭知始終護念俯狗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尚
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輶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
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
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
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閭掃軌斯為待盡之時
幕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瘵之責敢辭逋慢
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陸之鳥
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
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
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
久妨機要初乏消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
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輶係宣詔旨深惟策勵

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
理分之宜于澤自營尚恃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
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黽勉之終難假以便安
而少竭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
手詔令視事謝表

卷十九 三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
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謫議升聞已
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諮之下寧竊以作
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益雖蒙非常之厚遇亦
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

透閱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

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 陛下卽

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
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卽知素
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
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
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
安更循繆於積弊窵言不忌諛行無慚論善俗之方
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
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

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
未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
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
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宥燭賜之
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
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臣無任

○ ○ 添差男勿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卷六十二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勿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
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跡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
更荷殊私 中謝 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
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謂
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履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
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
安能仰稱臣無任

○ ○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卷十九
二十五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
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
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
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惟 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

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署之園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卷十九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恩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陲阨晚悞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縉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 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民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司空表

卷十六

二十三

臣某言今日十一月十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輶馳授祇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櫻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縣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書庶

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劇於具瞻臣無任

〇〇一第二表 卷十六 二十四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

亦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謝中

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

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

舊寵靈單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

之切戒敢小黷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

服免貽官誦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用發 堯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竊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

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

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親遇特幸

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

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

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耄之嗟

以不字亦 缺佚

臣某言竊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親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耄之嗟

太平之樂亦令數暮京端大塗之製

睿即若之遊出實今或所賜以全去無以某交新於

戲委昔也其執尚無何跡今而季矣豈有非為新製

茲林計圖善以一以和自營之百歲久幸賦豈非幸

且之樂神目天淑具神端慈於念且小聞寒端戴代

臣某言來以觀官嘗科食也之善矣而籍籍頌歌味

丁姪卦表

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一

表

○○○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卷十五 三十一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縟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

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 中謝 恭惟

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祇

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厘主而

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

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卷十五 三十一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倣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 中謝 竊以闕宮鬼享

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秘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足榮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卷十五 一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權呼 賀升祔禮成表 卷十五 三十一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消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 中謝 竊以

登儷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櫻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

誠臣無任

○○○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卷二十一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

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

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

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 慰 太皇太后表 卷二十一

臣某言官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

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

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

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辦護之微勞臣無任

○○○ 慰 皇太后表 卷二十一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

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姒績慶塗莘祗協孫謀克襄

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

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此下有南
宮祀畢表
別鈔補入

○○○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卷二十一四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克奉於寢園萬世不朽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睠含生臣符守所搜班朝莫豫臣無任

○○○ 慰 太皇太后表 卷二十一五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衰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未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 慰 皇太后表 卷二十一六

臣某言宗柘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摩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附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卷二十一七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屏營摧迫之至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 太皇太后訛辰協吉

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

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

傷摧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

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

報德內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

繆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憂迫屏營之至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

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

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恭祥除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

恭祥仰惟 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

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
官闈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
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卷二十一十三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
羣情臣瞻望闕庭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卷二十一十四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
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臣無

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卷二十一十五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輜卽路伏惟 聖情
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
任憂惶懇迫之至

○○○謝宰相笏記 卷二十一二十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
蒙記憐特賜収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
聖功旁招雋良橫及踈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
任

卷二十終
二月廿二
日校

高川文集

卷六十一

六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繡座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闕麗
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
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卷六十四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勞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
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
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悸眩之痾區區本懷
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
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

知罪非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

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
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
而州郡無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
任惟比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
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
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鑿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
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臣
無任

○○○南郊進奉表

河寧卷二十七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祊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秘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克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衣使禪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已干訶謫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褫夫左右之賜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秋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繫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瘵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不思勞以事敢緣茲

義昌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
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効
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
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
誅之憤咤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
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

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

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罔涸豈

敢為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眾爭前而

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益眾以擅榮則患之及身

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

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况 陛下接三后

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

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

膂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

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

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

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

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癯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惻悞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忭伏以 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槩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卷六十五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 臣受材素薄推數頗竒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羣章歸待臯於省中退得藩

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膂力已愆尚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癡昏憊老可以久饗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 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壅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

臣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
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總不一以臣
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
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
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
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謫臣無任

三

倦倦之私至於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
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
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莠於
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
年餘日豈宜尚汚印鞞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
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
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
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
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
位者久踣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
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之
賜臣無任

以無丑

至可哀且惡也雖引前古以終 聖可者謂其引之
而皆入禮於聖世則夷其聖宗不以以塞責矣夫其
始惡實難以為 聖可味人之肥而今賢道宜其高
計式亦難所以幸出之意豈非公論於引其神不容
示天之望者甚衆 聖不可謂為善於愚引引難容自
齊多士足以典同 聖要爾引其大無 聖不可引其
平翁日豈宜尚武引其難其善又今則即五土齊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二

論議

○○○ 郊宗議

伏奉 聖問 卷三十一 撰議 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
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
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
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
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
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
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

對日別起

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
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
者人道也冬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
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
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
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
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
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
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
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
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夫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
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
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
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
者也

荅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
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

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與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

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
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
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
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
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
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
書賡歌之事而愚僉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
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禱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禱議一券

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負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
監寺之負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
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
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負待有闕然後
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
固已有定負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
事官亦有定負則今職事官以差遣負數校之幾至

王臨川文集卷六十二
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負
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
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勲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勲
官散官當其有臯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
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
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勲官檢校官旣不足
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
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
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
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
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
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
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止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
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以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
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

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
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
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
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節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
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
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
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
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

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叙磨勘之法
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
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
辜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
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
臯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
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

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

三
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
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
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
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
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
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
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
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
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
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
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
益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
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
州縣大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
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
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向罪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扎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會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其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

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
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
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
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
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
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
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
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
一任通判便除通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
曰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
若不用以致選擇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
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
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
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
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
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

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 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別材補於官人失怛求治之心博言天下議論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實者曰愚謙者不且謙

至當之備可或外當其以圖圖變更而終無懈然事
則未成之心則言天下無備之士而與之又為必自
得之機則或必將大變或變則人林則以至始則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三

論議

○○○ 易泛論 卷三十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名也民之象也小人
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
者鼠也狐疑也^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
剛以觸者也^也鮒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
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
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
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

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犢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噐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噐也鼎成物之噐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斝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噐也樽酒盞貳祭之約也貳盞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

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
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
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
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已也頂首之上者
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骨
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節也
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
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
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
者也坐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

順以遠險也西南象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
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
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
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
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淪變其德也億安
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
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
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
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
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

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脆脆乘剛也石堅而不可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而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楠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其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地以方升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

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卽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妻配之不止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袷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芻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卷三十三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

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
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
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
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
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
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
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
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
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
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
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
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
女下故爲恒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
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

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
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
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
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
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
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
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
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
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
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
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
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
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木而上水故
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
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逮，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 河圖洛書義 卷三十六

此後有周
秦本末論
今本天載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 諫官論 卷三十一 九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

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僣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以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

三臣川文集卷六十三
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言而君耻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 伯夷 卷二十六 四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子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反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

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日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

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太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待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 周公

卷二十六 五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

三國川文集卷之十四
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
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
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曰也荀卿生於亂世
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卷二十六七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
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
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
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
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降水
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
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
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出回之行
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
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
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
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
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

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
 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
 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伐無以異也嗟乎孔
 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
 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
 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
 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
 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
 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
 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
 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
 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卷二十七 四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
 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
 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
 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

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
 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
 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
 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
 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
 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
 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
 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
 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
 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
 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
 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舉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
 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
 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
 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
 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
 子豈以謂人哉性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
 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舉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

講人之命而不以臯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
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卷三十四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
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
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
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
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
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數
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
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
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
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
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騏驥騶裏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幹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于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歿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夫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臣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卷二十七 八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為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為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墻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

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卷三十二

已亥勅書自今內殿崇寧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

酒而食肉此所謂以禮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時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之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以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誦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不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至八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

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
 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
 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
 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
 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
 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閭恤
 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人所易為也仰無以葬祭
 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孥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
 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
 之所易為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
 所能為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
 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為朝廷或者以為此非先王以
 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為雖然愚亦有疑
 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為吾之所易為者何也

以為政於天下故次二曰農用八政為政必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

建甲皇極中皆所以立本節末也又德特選待則中

新刊高川今有正統元年集卷六十四

為於內密以與人而不為吾之河易為者何也曰事
謀帥交內密以與人而不為者何也曰事
夫皆然而矣事而不為者何也曰事
而皆然也與人而不為者何也曰事
之而具而密不精曰景晉求王之事非吾今日之

新刻臨川集卷六十五

論議

○○○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
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
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
以為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為政必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
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

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

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
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
天五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
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
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
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
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
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
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
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
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
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
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
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
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
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
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

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言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爍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温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為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水變者何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為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槁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槁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稟熱之氣稟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

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甘可以養氣脉奕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奕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旣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旣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

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
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
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
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
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
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
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
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
一三二四五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
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
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
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
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
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
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
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

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
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
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
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
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於極則非但康汝
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
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
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
虐烝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烝獨必進
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舉廢之而不
畏也蓋烝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
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
福威則不期虐烝獨而烝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

而高明實見畏矣。犖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犖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誦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

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犖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誦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昏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旣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于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

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
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
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
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
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羅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無虐瑩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
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
厥正人是也旣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
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
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
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
曰汝弗能使有好于汝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旣言治家不善不
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
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

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
是以爲彛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
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
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
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
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
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偏偏不已乃至於反
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
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

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
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
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
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
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
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
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燮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

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
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
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
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
所序以教胥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
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
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
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
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思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
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
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
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
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
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
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
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
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

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
 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
 臣有王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
 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
 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
 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眾之所
 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
 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
 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
 者政故稱辟道所以立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
 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
 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
 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為
 卜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
 為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
 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亦可
 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
 以為福者於文從昌昌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

於文從尚尚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何也十人

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

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月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

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
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
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
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
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
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
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
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
庶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
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庶則萬
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
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
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
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微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
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

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故若燠若急則縮粟故常寒若冥其思心其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舉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蕙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

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

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為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為也猶王之所以為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

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
 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
 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
 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
 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
 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
 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
 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
 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
 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
 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
 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
 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
 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
 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
 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
 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
 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
 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
 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

五臨川文集卷之五
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

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
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
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
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為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
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
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
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
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
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
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
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
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
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
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
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蒞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蒞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臯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臯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臯則其

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
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
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夫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
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
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
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
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
節則所以成已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
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
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
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
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
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
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
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
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
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

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六十五
卷終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卷三十五

此上有國風
解一為刊本
無之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

三
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
其不如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
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
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
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
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
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
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
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
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
唯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 禮論

卷二十九

鳴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
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
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
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
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
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
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誅其
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

王臨川文集卷六十六
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噐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噐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噐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卷二十九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

樂得其性外六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于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

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
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
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
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賁桴土鼓而
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旣備矣然大裘
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
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
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
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
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
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
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
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
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
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
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

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中之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

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

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
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
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
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
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
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
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
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
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
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
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
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
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
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
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
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
賊

○○○ 大人論 卷二十九 三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

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
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
其道未嘗不入柔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
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
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
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
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
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
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
道於乾爲至而乾之成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
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
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
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
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
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

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比日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禮也

○○○致一論卷二十九四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

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政用

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

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九卦論 卷三十三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

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

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辨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辨義異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

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
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
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
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
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
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
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
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
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
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
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
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
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
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
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

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
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閒而
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
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于
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瞻魁然自以為聖
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
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
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德殆將擯四海之外而
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卷二十八

孟子曰何故之善有謂之謂信死實之謂美死實而有先種之謂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

文首奪一
百五十八字

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于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卷之六八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

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敢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噐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于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卷二十六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之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

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卷二十八 四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被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柔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卷二十七 五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

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似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下。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卷二十八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三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處之道而不與不處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

王臨川文集卷六十一
見闕疑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
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
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
而已矣

○○○仁智卷二十八五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
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
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
發之於事而吾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
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
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
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
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
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何也知富之
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
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有溢乎四
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
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有溢乎
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
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

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
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
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
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
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
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
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
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卷之八十七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
宰子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
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
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
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
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
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
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
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

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
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
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
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
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
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
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 行述

卷二十六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
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太
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
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
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
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
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
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
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
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

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
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外質人其不且與首為脚也其于道不映其何以為
之於世也其末亦甚也夫天子對對不以良夫
波其志辭去論而之曹也夫夫遂戰于魯以卒其于
或此也其不知對而之曹以愈于宋漢刺秦漸楚之
既賀者幾乎其辭有斷耳然長之漸漸靈公不可與
不可留也則息乎之曰甚矣漸靈公之無道也其
夫始害日限又而食乎魯魯受之文不陳者三日秦